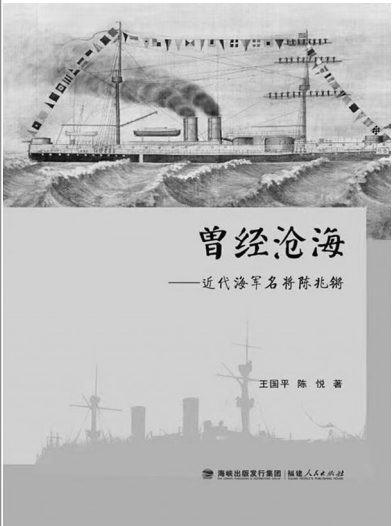


■海都记者 宋晖 刘露
实习生 叶宣妤

今年7月,陈悦、王国平新书《曾经沧海——近代海军名将陈兆锵》亮相第十三届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。该书是陈兆锵后裔推动,由海峡两岸的历史研究者合力搜集史料,后经陈悦、王国平以学术方法进行系统的资料整理和写作而成的。中国船史研究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林樱尧认为,本书的问世为近代海军后裔整理、研究、公布人物历史提供了生动范例。

近日,海都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陈悦、王国平,听他们聊一聊《曾经沧海——近代海军名将陈兆锵》背后的故事。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海军名将史——访《曾经沧海》作者陈悦、王国平

沧海鉴丹心



从左至右: 林樱尧(本书发起人)、陈欣(陈兆锵曾孙)、陈榕(陈兆锵嫡孙)、陈悦(本书作者)、王国平(本书作者)

钟楼旁的一次相遇 开启三年立传之旅

《曾经沧海》的写作,始于一次偶然的见面。

2019年6月16日上午,船政史学者陈悦带着四川日报记者王国平到马尾船厂找林樱尧,当时,陈兆锵后裔陈榕、陈欣也在。畅谈后,五人在钟楼旁合影,这座钟楼恰是时任福州船政局局长陈兆锵主持修建的。

这次见面给王国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他表示,在对陈榕进行采访时,后者所述的家族历史激发了他

深度写作的欲望:“陈兆锵作为福建海军轮机官员的代表,是一个非常值得书写的人物,他不应该被遗忘。”陈悦也认为,这么一位重要的海军将领,他的生平却缺乏详细的研究和介绍,十分可惜。他介绍道:“这本书最初是由林樱尧老师牵头,我认为对于纪念和介绍历史人物而言,最好的形式还是传记。”于是,一段耗时三年的立传之旅拉开了帷幕。

《曾经沧海》所依据的

史料翔实丰富,主要由两岸的历史研究者共同挖掘。陈悦说道:“我们在一些研究者的帮助下获得了很多新史料,如民国海军部档案中的陈兆锵个人简历,清楚记录了陈兆锵在海军的经历,也解决了以往围绕陈兆锵一些海军任职细节的争议。”

王国平告诉记者:“当时,昭忠祠只剩下半块石碑,另半块可能从上世纪60年代以后就不见了,史

上也没有记载。这次,我们把这块整个石碑的原文找到了,这是非常珍贵的。”他还介绍了其他特殊的资料来源:“后裔口述历史,我们会考证后采用;一些散见于《李鸿章全集》或早期档案汇编中的资料,我们也系统地汇集了起来。”正是秉持着这种求实的态度,《曾经沧海》一书以精炼的文字、可靠的史料价值为中国船政研究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横亘历史的海权梦想 倾听中国船政的跫音

今年,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顺利下水,而据《曾经沧海》记述:“陈兆锵主政船政局期间,竭力支持海军航空事业,在马尾创造了中国的航空工业,而他曾主政的江南造船所在1922年建造出了由船政局设计的‘水上飞机浮站’,标志着那时的中国人对于航母这个装备就

有研究和追求。”

陈悦说道:“福建舰下水是我国在向海图强征程中取得的又一个伟大的成就,建造强大的军舰,使我国的海上力量日臻强大,守卫我们的海权,这是我们的梦想,也是陈兆锵等一代代历史上中国海军军人的梦想,从这个意义而言具有传承的意味。当100年后003航母下水,命名为福建舰,

举国振奋,这更是值得有近代海军摇篮之称的福建为之骄傲的。”

作为《曾经沧海》的作者,陈悦认为:“陈兆锵是船政艺圃学徒和近代中国海军轮机军官中的佼佼者,在近代海军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,体现了他对海军事业高度的责任心和由衷的热爱,以及对国家民族的忠诚。”

如今,船政愈发引起国人的关注。在福州昭忠祠路边上,许多游客、军事爱好者、普通市民,将福建舰的照片打印出来,放到碑前,以慰先烈。“很多人已经意识到,船政的多年设立,实际上是我国不断追求救国道路的象征;而陈兆锵,正是这条船政救国道路上不可忽视的一环。”王国平这样告诉记者。

歌剧《茶花女》中文版在福州受追捧

指挥家郑小瑛弟子高嵩的“四十不惑”



歌剧《茶花女》剧照

“郑小瑛老师告诉我,选择指挥这条路,一定会荆棘丛生,路上不会只是鲜花、掌声和聚光灯。”8月27日—28日,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携手福州海峡交响乐团,在福建大剧院上演经典歌剧《茶花女》中文版。

福州观众的热情超过了预期。演出前的导赏,演出后的交流,93岁的指挥家郑小瑛带着一班年轻的主创团队亲力亲为,和观众们交流什么是“洋戏中唱”、为什么要“洋戏中唱”,《茶花女》说了什么故事,怎么欣赏这部歌剧。因为她知道福州的观众是冲着她郑小瑛的名头来的,当然也是冲着经典歌剧《茶花女》来的,所幸这拨年轻的主创没有让福州观众失望。

最大的收获是“做人”

40岁的高嵩是郑小瑛的弟子。本科毕业之后,高嵩找到郑老师。“第一次面试当时我太稚嫩,郑老师指出我很多问题,我以为她会拒绝我,没想到她说:‘收下你吧,好好学!’”那时高嵩是欢心雀跃的。“当时整个人都蒙了!”

东北姑娘高嵩在厦门读完郑小瑛的硕士之

后,开始在郑小瑛工作室任指挥,此后又在福建省歌舞剧院做常任指挥,再之后去了天津音乐学院,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正式挂牌之后,她又回归做常任指挥,同时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。忙忙碌碌地奔波,一晃眼到了40岁不惑之年,高嵩觉得“这几年的奔波太值得了”。

从2007年开始高嵩一直跟在郑老师身边,她觉得最大的收获是“做人”。“她是艺术家,她的心里永远把观众放在第一位,把普及音乐作为首要任务,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更多人喜欢古典音乐,就像她做‘洋戏中唱’,歌剧不是为了自我陶醉、自我欣赏,或者满足小

部分人群的需要,而是希望更多人能够走进剧场,来欣赏歌剧。”

高嵩的另一种收获是态度。“郑老师面对过很多困难,包括三次与病魔的抗争,她始终锲而不舍。我发现郑老师遇到困难,首先想的是怎样去解决、怎样去做,她从不沮丧,永远是向前看的那个人。”

郑老师就是鞭策者

郑老师是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,她的指挥经验对高嵩而言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:“以前年轻时她会每一场指导,现在我也四十了,老师也没精力管我,但只要她看到我在指挥,就会和我提一些建议:这个地方做得

不够好,那个地方可能这么做会更好……就像一棵小树,成长的过程中,没人修剪,就会长歪,我的老师会在合适的时候给我修剪一下,让我向更正确的方向去生长,我觉得我的老师对我来说,就是一个鞭策者,也

会时不时地让我照照镜子。”

高嵩一直说接过郑小瑛老师的指挥棒“压力山大”。“压力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,不够完美,同时也是动力,有老师这个榜样立在那里,我做任何事都会想,如果是郑老师她

会怎么做,遇到困难郑老师是怎么过来的。人不应该在太舒服的环境中成长!”

这也是郑小瑛通过《茶花女》这出经典歌剧,想教给年轻的音乐艺术家们如何做人、做事的方式。



从左至右分别为:指挥高嵩、监制郑小瑛、导演王杰和女一号女高音顾文梦